

比较文学新开拓

THE NEW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四川国际文化交流暨比较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A Collection of Papers for th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曹顺庆 主编

CAO SHUN QING

Editor-in-chief

重庆大学出版社

比较文学新开拓

——四川国际文化交流暨比较文学研讨会论文集

THE NEW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ollection of Papers for the
Sichu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 Cross - Cultural Communication

曹顺庆 主编

CAO SHUNQING
Editor - in - Chief

比较文学新开拓

曹顺庆 主编

责任编辑 周 玉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 经销
涪陵市新妙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 334千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624-1314-2/I·34 定价: 18.80元

(川)新登字020号

编 委 名 单

顾 问： 张仲炎

主 编： 曹顺庆

副主编：（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敬敏 何开四 陈厚诚

张昌余 董小玉 傅勇林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忠勇 朱 徽 杜青钢

李敬敏 何开四 陈厚诚

张良春 张昌余 郝跃南

侯 洪 徐其超 曹顺庆

董小玉 傅勇林 谢 谦

提倡以东方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

—序—

马识途

比较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成都举行,我作为发起单位之一的四川省作家协会的主席,理应到会对于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学者们和四川的学者们表示欢迎,并祝贺这个研讨会取得成功。然而我也只能来表示欢迎和祝贺而已。因为对于比较文学,虽然五十年前在大学学习外国文学时,曾听说过 comparative literature 这个怪名词,印象很浅,可以说对于比较文学毫无知识,在这样的学术研讨会上是没有发言权的。

如果一定要我说几句的话,那么我说,既然叫做文学的比较研究,参加比较的文学、作家和作品,就应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长短互见,优劣同校,互相发明,相得益彰。而不是以一种文学、理论、文化思想作为中心,以为标准,向外辐射,及于他种文学、理论、文化思想。甚至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显出自己的优越和高傲。这是一种文化偏执思想,并不能显出其高明,反而暴露其无知。固步自封,对于发展自己的文化也未必是有利的。中国封建王朝曾有过自居天下之中,闭关自守,拒绝西方文化,使自己日趋落后的深刻教训。同样的以为自己的文化一切都是陈旧落后的,一无可取,羞于示人,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种文化自卑思想,对于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也是有害的,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不是有利的。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虽然在文学的本质上是相同的,在美学观点上也是相通的,但是仍然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过去东西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时,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很大,而中国的现代作家,他们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由于西方的学者熟悉汉文的人很少,而我们介绍得又很不够,

几乎不为他们所知道，我曾经在欧洲一个国家问一个作家，他知道中国什么呢？他说：“孔子和熊猫。”我对他表示感谢，他到底还知道中国有个孔子。至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和理论，由于精通古汉语的更少，更不为他们所了解了，即使有翻译的介绍，或能达意，却很难传神。我们读那种翻译成外文的唐诗宋词，意象浅薄，神韵尽失，有的味如嚼蜡。这就造成他们进行比较研究的困难。更由于西方有些学者，或由于无知，或囿于旧习，甚至出于偏见，困守“欧洲中心论”的论点。而我们自己也习惯以西方文论作为标准，对中国文学进行比较评论，于是各种“主义”满天飞。好象中国自己从来没有自己的文学观点和美学系统似的。我至今不明白我们的文学评论家和美学家们为什么不能用我们自己从远古以下各种文论的观点和术语，评论自己的历代文学，如象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那样。

我认为，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西方的学者应有罗曼·罗兰的观点：“我和远东朋友们的格言是：平等。”而我们自己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应该提倡以东方文学为基础的比较文学研究。

我说了这么些外行话，请批评指正。

难能可贵是精神

——序二

杨武能

这是一部比较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洋洋洒洒四十余万言，内容几乎涉及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当得起厚重、扎实、新颖这类评语的佳作着实不少。四川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本次学术讨论会的主席和论文集的主编曹顺庆教授，令我为文集写序，实在是给我出了一个大难题。几经推托而未获“赦免”，只好在此写下几点个人的感想。好在对于要序的这个集子，我既不乏当事人的了解，又比较超脱，可以随意评说而无王婆卖瓜之嫌。

当今中国，以经济建设为所有工作的中心，虽然有“两手抓”的反复号召，力倡科教兴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经济建设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是在此过程中却留下了一个遗憾：任何学术活动如不能直接服务于经济，与经济建设这个主旋律攀亲结缘，那简直叫做举步唯艰。不幸的是比较文学也属于这类因远离中心而处境尴尬的学科，在某些经济和政治头脑发达的人看来，实实在在只是一种没有什么用处的“虚学”。近一些年，这样的学科要开一次象样的会已不容易，要开国际学术讨论会又难上加难；更不用说出版论文集这个早就令人头痛却又迟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了。然而眼前的事实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真的如期举行了，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集确实出版了。国内学术界的任何一位朋友恐怕都不难想象，咱们四川比较文学学会的主事者特别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克服了多少困难，在这部论文集问世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做出了何等巨大的努力！

说到眼前这部论文集和与之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不免回

忆起一件件往事：

刚好在 10 年前的 1985 年，我在重庆也主持召开过一次类似的会议即“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国际学术讨论会”，事后也出版过一部论文集。当时虽然在四川和全国都还未建立比较文学的学术团体，我和四川外语学院的同事们可谓势单力薄，对本学科的认识尚十分肤浅，可是会却开了，书也出了，而且由于得到了国外的经费赞助，由于国内的学术环境也比较有利，似乎并没有费太大的气力。10 年后我又参与筹备和出席了最近这次讨论会，现在再掂量掂量眼前这部厚实的论文集，把前后两次会议和新旧两部书作了一番比较，不由得感慨万端，特别是为我们四川比较文学界的人才辈出，后来居上，前景美好而深感欣慰。虽然目前搞学术的条件在许多方面不如 10 年前，但有了更成熟和杰出的组织者和研究者，四川比较文学界可以说大有希望，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真正成为乐黛云先生在鼓励我们时所说的一个“重镇”。

记得是在 1987 年的暑假，曹顺庆博士专程从成都来到我在重庆歌乐山脚下的家中，提议筹建四川比较文学学会。受到他的热情的感染，我一时兴起，也产生了跟上全国和兄弟省市发展形势的雄心，遂在一年多以后的 1989 年 5 月和全省当时并不太多的学友们一起，正式宣告了学会的诞生。从此以后，我虽顶着会长之名；大量的实际工作却是由常务副会长曹顺庆和秘书长陈厚诚等同志完成。在他们的带动下，学会一开始就树立了踏实、严谨和崇尚办实事的会风，并因此而累累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表彰。眼前的这部论文集，和那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已经坚持办了 6 年的《比较文学报》一样，不就是四川比较文学学会良好会风结出的硕果么？

我们建立较晚的四川比较文学学会，今天是否达到了赶上全国和先进兄弟学会的目的？我们四川目前的研究水平究竟怎样？这些问题都无须我来评说，完全可以从眼前这部四川作者占多数的集子里得到一个客观的解答。不过，对于这部论文集，除去它的学术水平和价值，我更想强调的是它所体现的作风和精神，踏踏实实做学问和认认真真办学会的作风和精神。这样的作风和精神，在今天不尽如

人意的学术环境下,不更是十分地难能可贵么?就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作风和精神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正发扬光大,我才相信四川的比较文学大有希望。

写到这儿,我自然联想起自己染指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历,心中不无遗憾和惭愧。还是在80年代初,因为研究和翻译歌德而注意到了这位德国大文豪与中国的关系,并于他逝世150周年的1982年以此为内容写了一些文章和论文,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读书》等报刊上,于是便不自觉成了一个比较文学者。以后,在1983年至1988年,虽也确实做过一点认真的研究,但整个说来,由于自己旁骛太多,主攻的又是德语文学特别是歌德的研究和翻译,在比较文学方面做出的成绩和参加的活动实在太少。而今更感能力精力有限,决心收缩战线,忍痛放弃或者至少是暂时放下一些已经开始的事业,这样也许比虚有其名和牵挂多头,心里更踏实一些。所以我借此机会,向比较文学界的前辈和同行道一声“保重”!当然还希望在若干年后能够再见,共同迎接和携手进入充满美好希望的新世纪。

目 录

曹顺庆	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1)
熊 音	论“缺失研究”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	(24)
林广泽	超越“它山之石”的思维模式	(31)
叶舒宪	四段循环模式：从斯宾格勒到弗莱	(38)
李敬敏	文学价值标准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兼谈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	(50)
刘昌元(香港)	诗词与真实 ——由比较美学观点重构王国维的 境界说	(58)
潘大安(美国)	诗中“画”与 Ekphrasis	(71)
刘亚丁	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阐释	(77)
E.D.布罗杰特(加拿大)	加拿大文学史：范例与问题	(88)
袁 影	阐释学的符号学阐释	(97)
杜青钢	符号学、汉字、测字法与诗歌批评	(105)
傅勇林	文论模式与诗歌翻译阐释	(117)
谢天振	文学翻译：一种跨文化的创造性叛逆	(129)
于长敏	谈中日民间故事中反面人物及其下场的 异同	(139)

仪平策	母性崇拜与父性崇拜 ——中西方异质文化范型溯源	(147)
罗义蕴	酒神的狂喜 ——评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与川剧 《欲海狂潮》	(159)
刀承俊	中德古典爱情戏剧比较	(169)
董小玉	中西古典戏剧结构美学的历史性双向调节 ——高乃依、李渔比较研究	(178)
成良臣	李尔王、高老头人物悲剧比较	(191)
陈鹏翔(台湾)	阅读/误读赵戎的小说	(199)
E.N.达杰娅(加拿大)	失落的自我—失落的视野	(202)
陈 悄	进化论的引进及其功过	(210)
孟庆枢	日本近代作家与中西文化	(218)
徐其超	游牧民族的人道主义 ——意西泽仁和艾特玛托夫小说之人文 精神比较	(229)
徐行言	走向东西方艺术精神的交汇点 ——论鲁迅的艺术趣味与美学理想	(240)
王泉根	孤守人文精神的智者 ——论吴宓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	(251)
陈厚诚	学衡派文学批评与新人文主义	(265)
邓时忠	世纪末的对话 ——新状态小说与后现代主义	(279)
朱 徽	汉乐府民歌与英国民谣之比较研究	(291)

侯 洪	诗的N度空间	
	——看台湾诗人罗门诗歌艺术的双重吸收……	
	(298)
谭德晶	中国写景诗的艺术品格	
	——兼与西方写景诗之比较	(313)
邹 绳	浅谈每节对称的现代格律诗 (324)
陈本益	汉、英诗韵的若干比较 (329)
戴前伦	中西诗歌里水月海象征意义的趋同性 (336)
熊沫清、刘霞敏	从中西诗歌音乐美比较看汉语新诗 (342)
 会议文件：		
开幕词	(352)
来宾致词	(354)
跨越第三堵墙		
	——四川国际文化交流暨比较文学研讨会综述	(355)
理事会名单、个人捐款名单	(366)
四川省宏达比较文学优秀成果奖获奖项目	(367)
赞助单位名单及会议工作人员名单	(368)

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

四川联合大学中文系 曹顺庆

自 1983 年天津比较文学会议以来，论述和构想中国学派的基本特色、内容及方法的论文已有不少，但大陆诸多“中国学派”的定义往往包罗全面，却偏偏大而无当，给人以雾里看花，似是而非之感。倒是台湾古添洪、陈鹏翔（陈慧桦）等人提出的“阐发”说，虽屡遭攻击，却显得具体而实在，特色鲜明。难怪陈鹏翔颇有点自负地说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理论建设“没有什么建树”，他指出：“从 80 年代开始，大陆学者一直都很热烈地探讨比较文学应否有中国学派这一问题，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而且他们都相信这个学派会建立起来，这跟我本人的信念是相同的。他们讨论虽多，但对理论的真正建树仍嫌薄弱”；在“如何使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更具国际观点”上，“并未见到更加深入的剖陈”，“只是流于抽象的一般性的陈述”。^①

陈鹏翔话虽尖刻了一些，但也不是信口雌黄。我们在探讨“中国学派”时，往往忽略了“中国学派”在理论特点与方法论上的具体剖析。换句话说，我们尚未提出独树一帜的与其它学派相区别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具体地说，法国学派是以“平行研究”为其特色，形成了一套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如流传学、媒介学等），而美国学派是以“平行研究”为其特色，也相应地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中国学派是否也可以总结出这样一套基本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呢？回答是肯定的。

如果以 1983 年天津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和 1985 年深圳全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为起点，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已有十余年了，十年来，中国比较文学以其庞大的阵容，丰硕的成果，给中国

^① 陈鹏翔：《从理论与实践看中西比较文学的发展》，《中外文学》第 20 卷 7 期。

学术界注入了一股强大的活力，令全世界的同行们刮目相看。在这种学术背景上来总结和概括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就有了坚实学术基础。如果再加上台、港及海外华人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则中国学派的理论特点与方法论体系，实际上已经显露雏形，呼之欲出了。本文就是对中国学派已有的学术实践的总结和概括，而非凭空的臆想和虚幻的预测。

什么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有人提出，“中国学派”就是打破西方中心，“以东方为主，以中国文学为主”。这种看法，其实是混淆了目的与方法论。当年法国学派显然是“以法国文学为主”，但这并不构成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美国学派也曾号召“打破法国中心”，然而这也不成其为美国学派的方法论体系。同样，“打破西方中心”，恢复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应有地位，以中国为主等提法只能是中国学派的策略，并不构成中国学派的理论特征与方法论体系。还有学者提出，中国学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学派。指导思想固然重要，并且与学派的方法论体系相关，但二者却并非一回事。法国学派以实证主义为思想基础，其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却不可以实证主义来概括和代替。美国学派与新批评密切相关，但新批评并不等于美国学派。还有学者提出，加强东方国家之间的比较，尤其是加强中国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比较，是为中国学派的根本特点。其实，西方也有西方国家之间的比较问题，但并不因此构成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特点，为什么东方国家之间的比较就可以成为学派理论呢？西方各国也有少数民族问题，同样也有各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的问题，但也并不因此而成为学派特色和方法论体系。

一个国家的比较文学能否形成独立的学派，固然与其指导思想、研究范围及其目的、策略与取得的成就等有关，但决定性的因素还在于它有没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论体系。那么，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和方法论体系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正是中国学派的基本立足点，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区别于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特色所在。无论是法国或美国学派，都没有大规模地涉及这种跨越巨大文化差异的

比较文学研究，而中国比较文学从诞生之日起，便面对着这种巨大文化差异的鸿沟。如何跨越这条文化差异的鸿沟，从一开始就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的焦点和难点，同时也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实践基础以及一系列方法论和学派特色的出发点。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真正抓住“中国学派”的灵魂所在。

笔者认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就在于探讨这种跨越中西方异质文化的文学碰撞，文化浸透，文学误读，并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对话、文学沟通，以及文学观念的汇通、整合与重建。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这种“跨文化研究”特征，并非笔者闭门凭空臆想出来，而是对中国比较文学丰富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与法国学派及美国学派皆大不相同，中国比较文学不是从学院中产生，更不是在纯学术的论战中发展。中国比较文学是在近代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诞生的，从她呱呱坠地之日起，便带着中西文化碰撞的胎记。她的发展，是伴随着救亡图存，伴随着中西文化论战，伴随着社会政治文化改良运动而发展的。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比较意识，不是法国式的文学沙文主义（或曰法国中心），也不是美国式的“世界主义”^①，而是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焦虑，是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径的企求，无论是文化上的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无论是“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都反映了文化碰撞的焦虑心态和“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即寻求中国文化发展新途径的迫切愿望。中国比较文学，正是这种文化碰撞的产物，也正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交汇的激流中崛起的一支文化生力军，一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寻求中西文学互释、互照、互补、沟通、融汇乃至重构文学观念的“架桥”大队，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不是法国式的文化“外贸”，不是文学作品“输出”与“输入”的斤斤计较；也不是美国式的文化“大同”，^②

① 聂乌帕科斯娃之论，参见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46页。

② 参见威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的名称与实质》等文，中译本参见干永昌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不是强调“警惕民族特色”、主张“非民族化”的西方中心式的“世界主义”^①，而是在跨越异质文化的阐释之中认识中国文学与文论的民族特色，在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寻求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寻求中西文论的互补与互释，在民族特色探讨与共通规律寻求的基础之上，达到中西的融汇、贯通以及文学观念的重建。总而言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础和基本特色是“跨文化研究”，是在跨越中西异质文化中探讨中西文学的碰撞、浸透和文学的误读、变异，寻求这种跨越异质文化的文学特色以及文学对话、文学沟通以及文学观念的整合与重建。

如果说法国学派以“影响研究”为基本特色，美国学派以“平行研究”为基本特色，中国学派可以说是以“跨文化研究”为基本特色。如果说法国学派以文学的“输出”与“输入”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由“流传学”（誉与学）、“渊源学”、“媒介学”等研究方法为支柱的“影响研究”的大厦；美国学派以文学的“审美本质”及“世界文学”的构想为基本框架，构筑起了以“类比”、“综合”及“跨学科”汇通等方法为支柱的“平行研究”的大厦的话，那么中国学派则将以跨文化的“双向阐发法”、中西互补“异同比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的“模子寻根法”，促进中西沟通的“对话法”及旨在追求理论重构的“整合与建构”法等五种方法为支柱，正在和即将构筑起中国学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大厦。下面分别对中国学派的基本特征及其方法论体系作进一步的勾勒和阐述。

先谈谈“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跨文化研究”。无论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都没有面临跨越巨大文化差异的挑战，他们同属古希腊——罗马文化之树所生长起来的欧洲文化圈。因此，他们从未碰到过类似中国人所面对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更没有救亡图存的文化危机感。作为现当代世界的中心文化，他们对中国等第三世界的边缘文化并不很在意，更没有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中西文化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危机感和使命感。正如叶维廉所

^① 参见佛克玛《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批评：国际的观点》，中译本见《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并参见聂乌帕科斯娃的论文（同前）。

说，“事实上，在欧美系统中的比较文学里，正如威斯坦因所说的，是单一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模式问题，跨文化问题，“在早期以欧美文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里是不甚注意的”。^①这种状况决定了法、美学派不会，也不可能在跨越东西方异质文化的文学比较中做出令人瞩目的成就，更不可能去发现并创建系统的跨文化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

然而，从整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浸透，对话与沟通，乃至重建文学观念，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我在《比较文学史·序》^②中曾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事实，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了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早期的法国学派，关注并执著于各国影响关系的研究，然而比较文学便被拘囿于“事实影响”的小圈子里了，美国学派树起了无影响关系的跨国和跨学科的平行研究大旗，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比较文学已经面临着一个跨文化的时代，面临着东西方异质文化的跨越问题。著名比较文学家雷马克曾对比较文学的跨越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国别文学是墙内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越出了围墙，而总体文学则居于围墙之上。”^③如果我们同意这种“围墙”比喻，那么可以说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已经跨越了两堵“墙”：第一堵是跨越国家界线的墙，第二堵是跨越学科界线的墙。而现在，我们在面临着第三堵墙，那就是东西方异质文化这堵墙。跨越这堵墙，意味着一个更艰难的历程，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更辉煌的未来。实际上，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学者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指出：“在某一层意义上说来，东西比较文学研究是，或者应该是这么多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所准备达到

① 叶维廉：《比较诗学》，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第5页，16页。

② 《比较文学史》，曹顺庆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参见干永昌等主编的《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220页。